

列宁对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研究及其当代意义^{*}

吕佳翼 王雨彬^{**}

【摘要】 写于1915—1916年的《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一书是列宁研究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专著。列宁在这部著作中不仅深入剖析了美国这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披露的农业“新材料”，批驳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对这些材料的误读，而且得出了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发展的若干普遍规律。该书不仅是列宁早期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观点的发展和深化，而且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规律、工农业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地租理论、小农理论等多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资本主义农业的核心产业链环节已从国内垄断进一步发展为国际垄断阶段，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政策主导下农业市场的开放，使全球粮食产业日益集中，形成跨国资本对全球农业的垄断。寡头垄断下的全球农业生产对粮食进口依赖型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构成潜在风险。故而，只有限制和超越资本逻辑，才能合理配置全球农业资源，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关键词】 列宁；农业资本主义；美国；小农；粮食安全

列宁的《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 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写于1915年初到1916年初，是研究美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专

^{*} 作者感谢202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克里斯·哈曼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研究”（25FKSB046）的资助。

^{**} 吕佳翼（通信作者），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E-mail: jiayi_nc@yeah.net；王雨彬，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文格式： 吕佳翼，王雨彬. 2026. 列宁对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研究及其当代意义[J]. 政治经济学季刊，5(2): 119-135.

Cite this article: Lyu J Y, Wang Y B. 2026. Lenin's research on American agricultural capital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J].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5(2): 119-135. (in Chinese)

著。列宁在这部著作中不仅充分运用了美国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披露的“新材料”,而且对自己早期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不少著作和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深化,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当前,围绕这部著作学界已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有学者指出,列宁的这部专著驳斥了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适用于农业的观点,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非资本主义演进的理论(王丰,2017),揭示了农业演进的两条道路,并认为俄国只有走“美国式”道路,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王丰,2016)。有研究进一步表明,列宁写作这部著作的最终目的是探索符合俄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王中汝,2021),这一系列思想理论为列宁在俄国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土地主张,以及随后形成的土地和农业制度转型的系统方案,提供了理论支撑(冯梦麒,2024)。同时,学者们也关注到列宁在这部著作中阐明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如何对农场进行分类的问题,相关研究表明,列宁根据美国1900年和1910年的人口和农业普查资料提出应把土地面积、主要收入来源和货币总收入结合在一起进行农场分类(张新光,2011)。此外,另有研究将这部著作与列宁其他专著加以比较,讨论了列宁在这一时期的生态思想(童成帅,2022)和统计分析方法(储著斌,2012)等,并阐发了这些思想和方法的当代意义。

可以看出,这部著作体现了列宁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但是现有的研究对该专著的关注较为零散,主要体现为在对土地、农民和革命道路等相关论题研讨中对其观点与文本的援引,直接围绕该专著的专题性、系统性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因此,系统研究《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深入剖析列宁在这部著作中的观点以及其中对错误观点的辩驳,对于全面了解列宁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以及列宁在方法论层面所展现出来的远见卓识,是不可或缺的。

一、列宁《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的写作背景

相较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并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集中论述的对象,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形态首先在工业领域充分展开。在马克思主要研究的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农业某种程度上处在资本主义的“外围”,并逐步受到资本主义规律的支配,但马克思也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发展的前景作了原则性的预测,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同工业有着相似的发展趋势,“像在工场手工业中一样,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史”(马克思,2018,p.579)。对马克思的这一预测作出捍卫的,是卡

尔·考茨基 19 世纪末撰写的《土地问题》一书,他认为,“现代农村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它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底一切特征”(考茨基,[1899]1955, p. 72)。考茨基特别详细地分析了欧洲“农业的工业化”的问题,他认为,“乐观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欧洲农业的这些变化能够使它免于危机,那是估计错了,因为危机在日益扩大,只能以整个资本主义总危机而告终。当然,绝对不能以此为根据,说什么农业会毁灭,但是农业的保守性已经永远消失;它处在不断改造的状态中,处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特点的状态中”(列宁,2013b, pp. 82-83)。考茨基的这本书深受列宁赞赏,在其出版后列宁随即撰写书评,称赞它是“《资本论》第 3 卷出版以后当前最出色的一本经济学著作。在此以前马克思主义还缺少一部系统地考察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著作”(列宁,2013b, p. 79)。

几乎与此同时,19 世纪末,列宁研究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长篇著作中用不少篇幅分析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指出,在农民中,“存在着任何商品经济和任何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没有一种经济现象不具有这种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矛盾形式”(列宁,2013a, pp. 145-146)。列宁一方面肯定“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的进步历史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没有忘记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和“固有的深刻的社会矛盾”(列宁,2013a, p. 284)。但 20 世纪初,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再次受到诸多挑战。在写于 1901—1907 年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书中,列宁就驳斥了布尔加柯夫、赫茨、维·切尔诺夫、爱德·大卫等一班资产阶级学者认为小农生产具有优越性或生命力,无视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规律的观点。列宁通过对上述资产阶级学者自己的著作中所提供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初步得出德国、丹麦等国农业和畜牧业中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生产日益集中,“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日益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列宁,2013c, p. 244)的结论。这些都表明,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是列宁早期特别关注的问题,同时这些研究也为列宁关于工农联盟的革命思想作出了必要的铺垫。

20 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为研究资本主义及其农业的最新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新材料,列宁指出,“研究美国农业演进的形式和规律也是比较方便的,因为美国每 10 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列宁,2017b, p. 146),美国对工农业企业的极其详尽的调查,为我们提供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确切而丰富的材料。列宁的《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一书就是依据这些材料而写成的。因而,写于 1915—1916 年的该书与写于 1901—1907 年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相比,从形式上来说,前者依据的是最新的第一手材料,而后者主要依据的是论辩对手著作中的二手材料,采用的是“以子之

矛攻子之盾”的论辩方法。而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主要涉及德国、丹麦等欧洲国家的农业问题,再加上列宁在其他著作中对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研究,均未涉及当时最先进、因而也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农业问题。而《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则第一次将列宁对农业资本主义的研究范围拓展至美国,使得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真正称得上覆盖全面,从而得出的规律和结论也更具普遍意义。从内容上来说,列宁在写作《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时无论在资料掌握还是思想发展方面均更为成熟,因此在内容上必然更为深入,在观点上是对前期著作的发展。

美国的统计局固然提供了关于农业发展的较为详细的材料,但这绝不意味着必然能从这些材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1913年,以吉姆美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据此一再重复了最流行的、在理论基础和政治意义上都是十足资产阶级的论断”(列宁,2017b,p. 149)。列宁认为,“所有这些论断都错得离奇”,但由于这些论断拥有一定的阶级基础,所以颇为流行,他指出:“吉姆美尔先生所捍卫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非资本主义演进理论,实质上是绝大多数资产阶级教授、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即最新的一种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理论。”(列宁,2017b,p. 149)实际上,这些观点也正是列宁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书中已经批驳过的认为农业小生产具有生命力这一观点的死灰复燃或改头换面。因而,列宁不得不仔细研究美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材料”。从列宁留下的信件中可以看到,列宁至少在1914年的2月和5月分别致信在纽约的两位俄国经济学家,向他们索要美国1900年和1910年的人口普查公报中的农业资料。1916年初,列宁将写成的《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的书稿托高尔基转交出版社,在致高尔基的信中顺便指出了准备写该书的“第二编”即关于德国农业问题的写作计划。然而,或是由于手稿的遗失,或是由于写作重心的转移——1916年的上半年列宁正在写他的著名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计划中关于德国的那本书并未写成,只留下了早期写的关于德国农业问题的若干手稿。但以美国为研究对象的《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已经以系统专著的形式向我们呈现了农业中资本主义演进的普遍规律以及资产阶级学者作出错误判断的问题所在,足以帮助我们洞悉其本质。

二、列宁《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的主要观点

针对美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条件不同的特点,列宁继承美国统计学家的

分类方法,把美国分为“工业的北部、原先蓄奴的南部和垦殖开发中的西部”(列宁,2017b,p. 151)三个部分分别加以研究。据资产阶级学者吉姆美尔的说法,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正在“解体”,因而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究竟是在发展还是“解体”。

(一) 资本主义在美国农业中的发展

吉姆美尔之所以认为农业资本主义正在“解体”,并转变为“劳动农业”,其主要依据之一是美国农场与耕地平均面积在1860—1870年出现转折,此后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特别是南部每个农场耕地的平均面积在1860—1870年间大幅减少。吉姆美尔据此认为,“小劳动农业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资本则放弃了农业而投入其他部门”,“在大西洋岸南部各州,农业资本主义急剧解体……”(列宁,2017b,pp. 160-161)。然而,列宁指出,根据农场和耕地面积的大小判断其是否具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是完全错误的。例如,在原来蓄奴的南部,以前的奴隶主拥有广大的地产,但大地产中的未耕地在美国三个地区中比例最高,显然,把原来蓄奴的南部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并不符合实际。由此可见,“不对每一国家和每一地区的具体材料作专门分析就把大地产算做资本主义经济,这种流行的做法是多么轻率。”(列宁,2017b,p. 162)真实的情况是,“由于1861—1865年的国内战争和奴隶制的废除”“奴隶主大地产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列宁,2017b,p. 160)。随着人口和棉花贸易的增长,原来的奴隶主把9/10以上还未耕种的土地逐渐出卖给黑人,或按“对分制”把小块田地租给黑人。因而,“对这一正在发生的经济过程的唯一准确的说明是,有十分之九的土地根本未耕种的奴隶主大地产,正转变为小商业性农业”(列宁,2017b,p. 162)。这种“小商业农业”固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低的农业,但绝非吉姆美尔所谓的“劳动农业”,因为“劳动”是空话,它“混淆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劳动”这个词还是一种欺骗,“因为它暗示不存在雇佣劳动”(列宁,2017b,p. 163)。

列宁基于对美国统计数据的分析,驳斥了农业资本主义在“解体”的荒谬结论。一方面,由于统计数据“编制得死板、机械、极不合理,竟然没有关于一个人在行业中所处的地位的材料”“毫无道理地把农场主的家庭成员和雇佣工人混在一起”(列宁,2017b,p. 167),这就造成了家庭劳动在农业中仍占绝对优势的假象,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中的真实发展状况。此外,在农业中,“确定生产规模、产品货币价值以及使用雇佣劳动的规模要困难得多”(列宁,2017b,p. 200)。因为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季节性,所以“在确定使用雇佣劳动的规模时,应当计算全年的雇佣劳动数量,而不是普查的那一天现有的数量”

(列宁,2017b,p.200)。此外,除了固定的雇佣工人外,还有“在农业中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日工”(列宁,2017b,p.200)。农业中的雇佣劳动存在显著的季节性与流动性的特点,这些问题都给确定使用雇佣劳动的规模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正是这种统计上的缺陷直接导致了吉姆美尔等人对小农经济状况的错误判断。

另一方面,列宁指出,要“说明一个农场真正是大规模的,说明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列宁,2017b,p.164),远比面积更具有说服力的是雇佣劳动的情况。根据这个标准,“最具资本主义性质的是北部的农业(55.1%的农场使用雇佣劳动),其次是西部(52.5%),最少的是南部(36.6%)”(列宁,2017b,p.165)。而且,美国当时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仅南部地区还存在以“分成制”形式出现的半封建、半奴隶制剥削,而且一部分处境最坏的农场主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就导致“全国有1/3以上的农场主是直接受地主和资本家剥削的(受过去奴隶主的封建剥削或半封建剥削的分成制农民占24%,加上这10%受资本家剥削的,一共是34%)”(列宁,2017b,p.166)。只有少数(不超过1/5或1/4)的农场主,既不雇用工人,也不受人雇用。尽管美国三个地区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程度参差不齐,而且还混合着封建剥削的残余,但美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增长趋势和雇佣劳动的增长趋势,是十分显著的。

与南部农场平均面积缩小同时发生的,是北部的一部分(新英格兰和大西洋岸中部各州)农场平均面积也在缩小。前面已经指出,前者发生的原因是奴隶主大地产的分解,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高的后者发生的原因则是农场的“集约化”。集约化简单说来就是指在单位土地上的农业投资更多,收益也更大,与投资增加相伴随的是技术程度更高,通常也意味着“商业性”或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更高。总体来说,“工业的北部”的集约化发展程度高于其他两个地区,但在北部内部,集约化的发展程度仍有较大差别:“中部西北区的一个农场面积几乎比新英格兰的大三倍(148英亩比38.4英亩)^①,而每个农场的肥料费用(按使用肥料的农场平均计算)却只有新英格兰的一半:41美元比82美元。”(列宁,2017b,p.176)由此可见,仅仅以土地面积判断农场规模的方法存在严重偏颇。

(二) 综合判断农场规模的方法

列宁在驳斥了根据农场和耕地面积的大小判断其是否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错误方法后,进一步提出了一套科学的判断农场规模的方法。列宁认为,上述根据土地面积判断农场规模的做法,正是小农业崇拜者常犯的错误,也是他们犯错误的原因。因为他们所认为的具有生命力和优势的“小”生产,很可能只

^① 本文作者认为“中部西北区”代表了北部发展最粗放的地区,“新英格兰”是北部集约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是土地面积小,但如果按投入土地的资本数量来衡量,却是“大”生产。这些实际上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确在对小生产的排挤中占有优势,但这恰恰是符合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恰恰不是小生产、小农经济的优势。当然,不可否认,土地面积也是判断农场规模的要素之一,列宁也指出:“整个欧洲的农业统计都无可辩驳地证实,农场愈大(就土地面积而言),使用各种机器的农场的百分比就愈高,使用的机器数量也愈多。大农场在这个极重要的方面的优越性是绝对无可怀疑的。”(列宁,2017b,p. 176)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大地产农场的扩张上。“大地产的衰落,只限于南部和西部这两个地区。这一方面是奴隶主大地产的衰落,另一方面是原始强占性的和原始粗放经营的大地产的衰落。在人烟稠密和工业发达的北部,大地产却在增长;这类农场的数目,它们的全部土地,它们的耕地,在全部财产总价值中所占的比重(1900年占2.5%;1910年占2.8%),以及所有农具和机器总价值中所占的比重,全都在增加。”(列宁,2017b,p. 190)而且,大地产农场在增强的过程中也在排挤中小农场,“大资本主义农场增长和小农场被排挤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列宁,2017b,p. 188)。

但大地产在多大程度上表征了它是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却必须仔细鉴别,因为大地产也完全可以前资本主义的关系即奴隶制、封建制等的残余。列宁指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也完全可能走另外一条扩大规模的路线——甚至占主导地位的就是这条路线,那就是“靠提高耕作的质量,靠增加对原有面积的土地的投资”发展农业,而非“靠扩大耕地的面积”(列宁,2017b,p. 203)。然而,这一点却“被那些只知道按土地面积来比较农场的人忽视了”(列宁,2017b,p. 203)。所以,农场产品的价值比农场土地面积更准确地反映了农场规模的大小。而且,随着农业集约化发展得愈广泛、愈迅速,通过土地面积判断农场规模的方法就愈不可靠。美国就存在一类集约化程度很高的农场,它们的特点是土地特别少,按土地面积来说应当划入“小”农场之列,但它们所使用的雇佣劳动特别多,劳动生产率特别高,在小块土地上进行生产规模巨大的资本主义经营。“这些农场在本国农业中所起的经济作用与它们在农场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比起来,要超过一倍、两倍乃至更多,更不用说与它们在全土地中所占的比重相比了”(列宁,2017b,p. 211),这样的农场在美国占到12.5%。

因而,列宁建议采用将土地面积与单位面积投资额度相结合的方法来判断农场的规模;此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就是雇佣劳动的数量,只是这个数量最难从资本主义的官方统计中获得。将这三个标准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就能得到关于农场规模的比较准确的判断。列宁认为,资产阶级学者之所以深陷仅仅以土地面积判断农场规模,并因此得出错误结论的窠臼而不自知,固然是

由于分析方法上的错误,但“这些错误和偏见之所以根深蒂固,还由于有资产阶级的利益作为支柱——资产阶级力图抹杀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刻性,而当问题涉及到利益的时候,大家知道,即使最明显的真理也会遭到反驳”(列宁,2017b,p. 203)。此外,也因为资产阶级学者在哲学方法论层面缺乏一种“总体”的方法,“就是把各种大大小小的个别的事实和数字同政治经济关系的总联系割裂开来”(列宁,2017b,pp. 149-150),这也使他们易于从表面面积的大小来判断资本主义农场的规模,而看不到资本主义程度的高低反倒在于雇佣劳动的多寡这一本质层面。

(三) 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及小农的阶级地位

列宁根据对20世纪以来美国各类农场发展的实证分析发现,大农场(指根据上述综合方法作出的对农场规模的判断)在迅速增强,中小农场受到排挤,其原因与资本主义其他部门中的发展情况相似,即大农场的技术进步最大,获利最多,竞争力最强,从而产生了资本积聚和集中的双重效应。而且,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农业中通过大农场^①所达到的集中远远比不上通过大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所达到的集中:17.7%的‘大’农场只集中了39.2%的产品价值(比平均数的一倍稍微多一点)。而17.2%的资本主义农场则集中了全部产品价值的52.3%,即超过平均数两倍以上”(列宁,2017b,p. 218)。因此,在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中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土地面积较小但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农场,排挤土地面积较“大”但粗放式经营的农场;前者获得增强,后者陷于衰落。如果按照资产阶级学者常用的根据土地面积判断农场大小的方法,自然不会发现“小”农场被排挤的现象,甚至完全可以得出“小”农场发展迅猛的结论,因为土地面积较“小”的农场可能是真正的大生产。“农业集约化发展得愈广泛,愈迅速,按土地面积分类的办法就愈能掩饰农业中小生产即既少土地又缺资本的小农受压迫的状况”(列宁,2017b,p. 217),资本日益集中于大生产和大生产日益排挤小生产的事实也就因此被掩盖了。这就是资产阶级学者“无视”小农经济衰落、小农被剥夺的学理原因。

小农的被排挤未必是被“立即剥夺”,“也包括可以持续好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小农的破产,他们经济状况的恶化”(列宁,2017b,p. 205)。列宁指出,只有下述两种情况有助于抑制这一趋势,一是在美国南部还有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的奴隶主种植园,二是美国西部还有大量未开发之地。“但是这两种情况显然都在为资本主义开拓明天的基地,为资本主义更迅速、更广泛的发展准备条件。

^① 本文作者认为此处的“大农场”仅指面积大的农场。

矛盾的尖锐化和小生产受排挤的状况并没有消除,而是转移到更广阔的场所去了。资本主义的火势似乎‘被控制住了’,可是所花的代价是为它准备下了大量新的、更易燃的燃料。”(列宁,2017b,p. 224)一方面,美国的农业中还保存着一定的自然经济性质,另一方面,农业中存在着工业中所没有的对土地的垄断,因而农业的资本主义演进比工业缓慢,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规律。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相当于工业发展中的工场手工业阶段,而非机器大工业阶段,农业中机器的普及及其优势地位还远不如工业,但是这一趋势正在不断发展,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并由此造成资本主义的一切后果,将是大势所趋。

小农受到的大生产排挤不仅来自大农场,更来自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商业和工业。列宁指出,农场把土地抵押出去有时候是为了弄到资本来改良土壤,然而“只有少数富裕的农场主才能够用这种方式弄到改良土壤等等的资本,并且有效地加以利用,大多数的农场主都更加陷于破产境地”(列宁,2017b,pp. 227-228)。其结果就是“农场主依附于金融资本”“资本实际上已经控制着这些农场”(列宁,2017b,p. 228),最终“地租的绝大部分为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攫有”(列宁,2017b,p. 232)。这也就可以回答为什么不能单纯以农业中雇佣人数的统计结果来判断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情况,并以此推导小农经济的发展前途。资本主义在农业领域的扩张不同于在工业领域依赖大规模雇佣劳动的直接扩张,而是通过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实现对农业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小农仍保有土地经营权与家庭劳动形式,他们也被纳入资本主导的生产和流通体系,成为资本链条中的依附性环节,“资本不仅没有消除群众所受到的压迫、剥削、贫困,反而以新的形式制造了这些灾难”(列宁,2017b,p. 230)。

列宁辩证地分析了小农的阶级地位。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变成了商品生产者,无产阶级则是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虽然小农自己也劳动,但这种劳动与无产阶级的劳动不同。“甚至在小农还没有剥削雇佣工人的时候,单是这种变化^①也总归使他成为无产阶级的对抗者,成为小资产者。小农出卖自己的产品,无产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列宁,2017b,p. 231)小农阶级的矛盾地位在于,他们受到大生产的排挤,经济状况恶化甚至陷于破产边缘,但“作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小农从无产阶级那里占了便宜”(列宁,2017b,p. 232)。从阶级关系来说,小农和雇佣工人的关系相当于小资产者与无产阶级的关系。随着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小农业日益遭到剥夺,“近几十年来,自耕农在农场主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农场主的增加又落后于人口的增

^① 本文作者认为此处的“这种变化”指小农成为商品生产者。

加。在北部这个出产农产品最多、既没有蓄奴制残余又没有进行大规模垦殖开发的主要地区,拥有全部农场产权的人数在绝对地减少”(列宁,2017b,p. 238)。列宁得出结论:“尽管农业极端落后,然而工业和农业的演进规律却非常一致;无论在工业中还是在农业中,小生产都受到排挤。”(列宁,2017b,p. 238)而与小生产者数量不断下降的趋势相伴随的、作为其补充的另一趋势,则是雇佣工人数量显著增加,居民日益无产阶级化。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

三、列宁《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的理论意蕴

列宁的《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一书,在对美国统计局发布的美国农业数据资料进行实证对比分析中,折射出深刻的理论意蕴,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发展。

第一,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农业中大生产排挤小生产这一资本主义的普遍规律。列宁通过重新定义“大生产”和“小生产”,揭穿了资产阶级学者口中“小劳动农业正在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等为小农生产唱赞歌、掩饰资本主义矛盾分化的谎言,指出在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导致的大生产排挤小生产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农业和工业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发展速度略慢而已。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农业中的雇佣工人数量增多,两极分化加剧。这一结论是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预见的农业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这一趋势的捍卫和证实,列宁的这部著作是将马克思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分析方法运用于农业领域的典范。

第二,列宁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的确透露出帝国主义时代的农业发展不仅具有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而且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特殊印记。首先,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大资本压迫小资本,本身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才呈现出来的。其次,正如列宁在稍后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的,帝国主义的特点之一是在垄断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金融寡头的统治”(列宁,2017b,p. 362),这一点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农业中亦然。列宁在《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一书中这样形容资本主义社会中金融业与农业的关系:“谁掌握着银行,谁就直接掌握着美国 1/3 的农场,并且间接统治着所有农场。”(列宁,2017b,p. 235)虽然大资本压迫、剥夺小资本,但金融资本又凌驾其上,“地租的绝大部分为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攫有”(列宁,2017b,p. 232)。这些论断不仅印证了列宁稍后的帝国主义论,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帝国主义论作了某种理论准备。

第三,列宁的这部著作从农业角度指出了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一方面,农业中大生产排挤小生产造成资本集中、小农破产和无产阶级增加,由此产生的两极分化,使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这一资本主义的普遍矛盾拓展到农业领域。农业的商业化生产的确在总体上加快了农业的发展,但由于其间存在深刻的压迫、剥削和贫富分化,因而并未真正解决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需求。除此之外,列宁还揭示了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滞后于工业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是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比例遭到破坏、发生危机和物价高涨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列宁,2017b,p. 230)。农业虽然走上了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但工农业之间的不平衡始终存在,“主要在商业和工业领域形成的资本,愈来愈沉重地压迫着农业”(列宁,2017b,p. 230)。

第四,列宁在《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中发展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列宁通过对美国不同形式的土地制度的考察发现,“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并不取决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形式……所有这些土地所有权形式,资本都使之服从于自己”(列宁,2017b,p. 153)。因而,土地私有制不是资本主义地租产生的必要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土地私有制被废除的情况下,仍然会产生级差地租,“级差地租是由于土地有限,土地被资本主义农场占用而产生的,它同是否存在土地私有制、同土地占有形式完全无关”(列宁,2017a,p. 261),“因此是一切资本主义农业所固有的”(列宁,2017a,p. 262)。但不会再产生绝对地租,因为“绝对地租是由土地私有制产生的”(列宁,2017a,p. 262)。由于土地私有制既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也不是产生资本主义地租的必要条件,因而,这种理解使得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把“土地国有化”明确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土地纲领。

第五,列宁在《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中对小农阶级地位的认识,使他得以辩证地确定小农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列宁从早期开始就非常重视农民的革命力量,他既反对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把革命的力量寄托于资产阶级,也反对像托洛茨基那样寄望于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列宁在1903年的《告贫苦农民》中把工农联盟视为最紧密的联盟和主要的革命力量,在1905年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视为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胜利的唯一伟力。但是,小农的阶级地位的矛盾性决定了,农民(包括贫苦农民)不可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或独立地开辟革命方向,这是列宁一以贯之的思想。在《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中,列宁指出小农的本质是小资产者,并存在着“小农和地主

联合在一起”(列宁,2017b,p.232)的可能,这绝非无关紧要的过头之言。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19年仍然强调:“农民由于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必然是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列宁,2012,p.827)正是基于这样的阶级分析,在俄国革命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在列宁的领导下,数量庞大的小农的革命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同时无产阶级牢牢把握住了革命的领导权,这是俄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法宝。

四、列宁《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的当代意义

虽然列宁的《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一书依据的是20世纪初美国的农业普查材料,部分具体历史情境已随时代变迁有所变化,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忽视其深远价值。列宁在其中揭示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普遍规律不仅经受住了历史检验,具有深刻的理论意蕴,而且对当代破解全球农业垄断、保障粮食安全的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列宁在这部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列宁在《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中的分析方法可以看出,列宁不是将已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简单地加诸新材料之上,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客观地分析材料,从中引出新的结论。虽然列宁在写作这部著作之前已经对俄国和欧洲的农业资本主义问题形成了深厚的研究积累,但他没有固守已有的观点和结论,而是直面美国统计数据中的矛盾并深入挖掘其原因,因此才能得出新的观点。他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这一类似主题的著作中虽然也批判资产阶级学者为小生产唱赞歌的观点,但并未对农场规模的界定提出质疑或新的方法。直到在《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中,列宁才依据美国农业数据中呈现的矛盾,提出集约化程度越高的农场可能反而是“小”农场,从而越能掩盖小生产被排挤的事实。列宁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决捍卫者,但他把客观求实的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完美地结合,故而能做到捍卫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这是列宁此书从方法论层面给予我们的启示。

第二,列宁在这部著作中的观点有助于我们透视当今全球农业生产的垄断及其根源。目前资本主义农业的核心产业链环节已从国内垄断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政策主导下农业市场的开放,使全球粮食产业日益集中,形成跨国资本对全球农业的垄断格局。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工业资本与

金融资本的高度集中产生了农业寡头,这些寡头通过控制种子研发、农资供应、农产品加工等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将农业生产彻底纳入垄断资本的支配体系,使农业资本主义呈现出更强烈的垄断特征。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几乎都控制在农业寡头手中,世界三分之一的加工食品由30家公司控制,四大粮商控制了全球80%的谷物贸易。4家公司控制了全球大豆种子市场的49%、玉米种子市场的77%,6家公司控制了全球农业市场的70%~80%(王帅,2012)。当代农业垄断问题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帝国主义本质特征在当代的延续和加剧。

第三,列宁对农业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揭示了当代全球农业危机的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列宁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农业领域表现为农业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农业集约化加剧阶级分化以及工农业发展不平衡等。而在当代全球化深入发展、金融资本主导的背景下,这一矛盾进一步演化为系统性的农业危机。联合国粮农组织2011年的调查显示,全球范围内,大约三分之一供人类食用的食物遭到损失或浪费,总量每年约达13亿吨(FAO,2011),而与之相对的是,2022年全球饥饿人数在6.91亿至7.83亿之间(FAO,2023)。当代全球农业危机呈现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农业技术的进步与资本的持续投入使全球粮食产量大幅增长,却也导致了粮食生产过剩并伴随严重的损耗与浪费;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仍有数亿人口深陷饥饿或粮食不安全的困境。这种粮食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并存的危机,根源在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内在矛盾。这些规律和矛盾,正是列宁在《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中早已揭示,并在当今全球农业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呈现和加剧的。

第四,列宁在这部著作中的观点启示我们,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粮食生产和分配的控制。列宁早已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始终受资本逐利特性的支配,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必然加剧两极分化与资源集中,这一论断对理解当代粮食体系的核心症结很有启发: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润,而非满足人的需要。当代全球粮食安全危机的结构性根源在于资本积累对人类基本生存权的侵蚀,粮食安全问题的核心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产量不足,更深层地体现为分配不公与主权丧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粮食生产和分配领域的控制,正如资本主义农业中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被发达国家政府、国际机构以及国际粮食巨头‘合谋’剥夺,从而使这些国家弱化或丧失了调节生产和价格以应对粮食危机或饥荒的能力”(冯维江,2023)。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我们“绝不能买饭吃、讨饭吃，饭碗里必须主要装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习近平，2022，p. 75）。这一论述不仅从国家安全角度强调了我国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的重要性，还指明了我国要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为核心的实践方向，也为发展中国家反思过度依赖国际粮食市场提供了重要启示。

综上所述，列宁的《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以美国农业的实证材料为依据，批驳了资产阶级学者对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错误认识，揭示了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等资本主义农业中的普遍规律，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今，资本主义农业的核心产业链环节已从国内垄断演进至国际垄断阶段，跨国资本掌控粮食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全球化时代的粮食安全危机本质上植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当代演进。列宁的理论清晰地指明，资本的无限扩张是全球农业资源配置失衡的核心症结，只有限制并超越资本逻辑，才能合理配置全球农业资源，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参考文献

- 储著斌. 2012. 列宁社会认识的统计分析方法及其时代价值[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5(3): 10-18.
- Chu Z B. 2012. The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sociological research by Lenin and its value in modern society[J]. Journal of Yanbi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45(3): 10-18. (in Chinese)
- 冯梦麒. 2024. 农民土地革命引领的社会转型道路——1905—1914年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理析[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 63-71.
- Feng M Q. 2024. The path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led by the peasant land revolution: an analysis of Lenin's thoughts on the land issue, 1905—1914[J]. Contemporary World and Socialism, (2): 63-71. (in Chinese)
- 冯维江. 2023. 21世纪以来的世界粮食危机及其发生机理[J]. 人民论坛, (5): 82-86.
- Feng W J. 2023. World food crise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ir mechanisms of occurrence[J]. People's Tribune, (5): 82-86. (in Chinese)
- 卡尔·考茨基. 1955. 土地问题[M]. 梁琳,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original language) Kautsky K. 1899. Die agrarfrage[M]. Stuttgart: Dietz Verlag.
- 列宁. 2012. 列宁选集: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

- 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列宁. 2013a. 列宁全集: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列宁. 2013b. 列宁全集:第四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列宁. 2013c. 列宁全集:第五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列宁. 2017a.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列宁. 2017b.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2018. 资本论: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童成帅. 2022. 列宁生态思想的三维探赜[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7): 92-99, 108.
- Tong C S. 2022. A three-dimensional exploration of Lenin's ecological thought [J]. World Socialism Studies, (7): 92-99, 108. (in Chinese)
- 王丰. 2016.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论述及其当代价值[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5): 60-67.
- Wang F. 2016. Lenin's discourses on socialist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contemporary value[J]. Contemporary World and Socialism, (5): 60-67. (in Chinese)
- 王丰. 2017. 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苏联理解史及其时代价值[J]. 湖湘论坛, 30(6): 23-29.
- Wang F. 2017.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derstanding of socialist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J]. Huxiang Forum, 30(6): 23-29. (in Chinese)
- 王帅. 2012. 垄断资本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与粮食危机[D]. 天津:南开大学.
- Wang S. 2012. The world capitalist mo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dominated by monopoly capital and food crisis [D].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in Chinese)
- 王中汝. 2021. 列宁关于俄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启示[J]. 科学社会主义, (3): 134-142.
- Wang Z R. 2021. Lenin's exploration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 development path and its implications[J]. *Scientific Socialism*, (3): 134-142. (in Chinese)
- 习近平. 2022. 论“三农”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 张新光. 2011. “小农”概念的界定及其量化研究[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8(2): 157-168.
- Zhang X G. 2011.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peasant and its definition[J].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8(2): 157-168. (in Chinese)
- FAO. 2011[2026-01-11]. Global food losses and food waste: extent, causes and prevention[EB/OL]. <https://openknowledge.fao.org/3/i2697e/i2697e.pdf>.
- FAO. 2023[2026-01-11]. Tracking progress on food and agriculture-related SDG indicators 2023[EB/OL]. <https://doi.org/10.4060/cc7088zh>.

Lenin's Research on American Agricultural Capital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LYU Jiayi¹ WANG Yubin²

(1.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Abstract: “New Materials on the Law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written in 1915—1916 is Lenin's monograp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American agriculture. In this work, Lenin deeply analyzed the agricultural “new materials” disclo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most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y. He refuted the misreading of these materials by bourgeois economists and summarized some general laws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agriculture. This book not only develops and deepens Lenin's early views on agricultural capitalism, but also develops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laws of agricultural capitalism, the economic laws of the imperialist era, the economic crisis caused by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land rent theory, smallholder theory, etc. The current capitalist agriculture has already developed from a domestic monopoly to an international monopoly stage. The opening of the agricultural market under the guidance of neoliberal ideological trends and policies has made the global food industry increasingly

concentrated, forming a monopoly of global agriculture by transnational capital. Glob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under oligopoly has laid hidden dangers for the food security of sovereign countries, especially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refore, only by limiting and transcending the logic of capital can global agricultural resources be rationally allocated and global food security issues solved.

Keywords: Lenin; agricultural capitalism; United States; smallholder farmers; food security